

司马言

著

清朝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在天府成都惨遭磔刑。他的唯一五岁世子，因未满行刑年龄，被打入死牢。翼王部将为营救世子，化装商客，潜入成都，假借醉酒造事入狱，并巧施掉包计，终于里应外合完

谜

案

百年

作家出版社

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劫狱大行动。而后，世子更名换姓，流落民间，成为一桩罕为人知的历史谜案。小说围绕劫狱，还穿插描写了太平天军女侠金姑和好汉赵虎的生死情恋，以及豪门恶少向她逼婚的插曲，热烈描绘了人世间的纯洁美好的爱情，鞭挞了官府权贵的荒淫与丑恶。作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色彩

I247.5
878

司马言
著

百年谜案

长篇
历史小说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谜案/司马言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2

ISBN 7-5063-1316-2

I. 百… II. 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197 号

百年谜案

作者: 司马言

责任编辑: 潘宪立

装帧设计: 柳 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63 千

印张: 11.75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16-2/I·1304

定价: 17.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	受磔刑的人	(1)
二	风雨断肠	(22)
三	失踪的遗骸	(33)
四	秘密使命	(45)
五	五岁钦犯	(58)
六	隐身匿迹	(71)
七	自投罗网	(84)
八	官轿风波	(93)
九	醉汉惩凶	(105)
十	望江楼	(115)
十一	花天酒地	(126)
十二	卖花女	(141)
十三	河东狮吼	(156)
十四	情意绵绵	(169)

十五	击掌结盟·····	(182)
十六	豪门逼婚·····	(192)
十七	报警密信·····	(211)
十八	狭路相逢·····	(225)
十九	人去楼空·····	(238)
二十	请君入瓮·····	(253)
二十一	劫牢之前·····	(269)
二十二	月黑夜·····	(280)
二十三	通天大案·····	(294)
二十四	江上风云·····	(308)
二十五	子夜险湍·····	(326)
二十六	执迷的冤魂·····	(349)
二十七	历史之谜·····	(364)

一 受磔刑的人

正是中伏天。

素称气候温和的成都府出现罕有的酷热，整个城市好像坐在热锅上，被烤得通身发烫。

苍天好似变矮了，低垂下来，紧紧压在人们的头顶上。

空气好像凝滞了，哪儿都找不到丁点儿风影，连树梢也丝丝儿不动。

阴霾和骄阳正在较劲，你消我长，你进我退，僵持不下。天色时晴时阴，忽暗忽明。时而雾雾沼沼，灰灰濛濛，时而云缝里钻出日头来，炎炎地炙烤大地。

这种哑热的天气最要命，热都热不痛快，宛如锅顶上又扣着个大蒸笼，令人发闷发昏发沤，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被热乎乎的潮气敷住，硬是透不出气来。

这般沉闷天气，显然是在酝酿着一场大雷雨。

尽管人人汗流浹背，衣衫如水中捞出的一样，粘粘巴巴裹在身上，但还是倾城出动，成群结伙，缕缕行行，直奔北校场。

校场上，已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了。

中国人喜欢看热闹。今天校场上，不是操演阅兵，不是比武打擂，也不是办庙会，是行刑杀人。

杀一个不平凡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泼墨写了一笔的人。

时为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二十二日。

当局处在高度的戒备中。

总督府中军总兵统筹今天的防务。军、提、督、城四标共三千多兵卒全体出动。

上千人刀戟鲜明地赴刑场坐镇。

从科甲巷经青龙街、八宝街、灯笼街到北校场沿线——囚车经过的地方，布满了岗哨维持秩序。

城池四门和各级衙署也加强了守备。

臬司和府县衙门的捕快，也大多身穿便服，四出巡查侦缉，以防有长毛余孽和不法分子扰乱。

饶是如此周密的防范，总督骆秉章还是不大放心，听了总兵禀报部署后，说：“总之要多加小心，务必做到万无一失，保证顺利行刑。我最担心的是聚在成都的一万多游民，最容易滋事，如有不安分的，抓着立刻砍了，杀几个树威。”

成都何以有这么多游民，以致引起总督大人的担心？其中有个特殊的原故。

这里是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朶州入蜀，水路由宜昌至重庆、夔州入川。水旱两路都很艰险，古人形容：蜀道难，难如上青天。故远来的商旅，无论是坐车或行船，水路需要纤夫，陆路需要扛夫，都要雇用苦力。

然而苦力到了成都后，下水船无须纤夫了，他们便没有盘缠返乡。这里沃野千里，米粮便宜，成都是大省会，商贾云集，人口稠密，豪门富绅也多，找活谋生比较容易，便有不少

流落在此了。^①

这些人白天进城找活干，肩挑背扛，拾污扫秽，做那最吃力最肮脏也最廉价的活计。晚上，城内的歇店一律不许留宿，在城外庙檐、坟场、桥洞、邮亭栖身。

他们是四川的兵源也是匪源。军营官长平日吃空额，兵丁多不足数，一旦上司检阅或遇战事，便临时贱价雇来充顶。巨盗起事，也往往只要在游民中稍一煽动，便可聚集三几百人，铤而走险，呼啸乡里，掠夺财物。

因此，总督对这庞大的游民群深怀戒惧，命令严加防范，杀一儆百。

凌晨，北门刚刚打开，早已黑压压地挤在城门外的无数游民，便争先恐后、熙熙攘攘、纷纷沓沓，潮水般地涌入。

今天不是来找活干，是要抢先到刑场占个好位置，看百年不遇的刖刑。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此时仿佛有了一次发泄和开心的机会，拼命往前拥，起哄似的呼着“挤啊，快走啊！”

人多门小，刹时都卡堵在城门洞里，挤压成了一团，有些人已被挤倒在地踩在脚下。大呼小叫，争吵怒骂，排挤厮打，一片混乱。

眼看着要出人命。“不许挤，不要挤……”弹压的营兵喊破了嗓子也无法制止得住。

此时，怒不可遏的守备便命手下抓起两个倒霉的游民，吹起号角，拉在当场，立时砍了。要看杀人，这里就是杀人之

^① 清道光末年曾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在其自叙年谱中提到：“四川游民极众，水路之短纤，旱道之扛夫，一经到此便不思归。”“每日清晨城门启发，四门进城者不下二万人。”

地，人潮惊骇，顷刻间停止了涌动。

守备提着血淋淋的首级，沙着嗓子嚷道：“墙上有布告，凡是扰乱秩序不遵法令的，就地正法。不许乱挤，挨着个地往里走。”

这时，一度忘情的人们才醒悟自己是可以被随时宰杀的羔羊，骇然收敛，在营兵的喝叱下，有序地进入。

辰初时分，各城门都恢复了平静，城门上都悬着示众的人头。

在成都东门外的官道上，奔来两匹快马。

那黄骠马上的人，个头清瘦，身穿白罗衣灰纺裤，戴一顶细篾竹编就的遮阳凉帽，脚穿玄缎便鞋，不过二十大几的岁数，像个官宦人家的子弟。

另一匹枣骝马上，是个魁梧壮实的汉子，也不过二十多岁，穿件白夏布圆领对襟褂，褐青布裤，戴一顶竹笠，脚上一双多耳麻鞋。

他们神情焦灼，好像有紧急的事情在赶路。

那身着绸衣的人，鞭梢往前一指说：“你看，前面那个道士是不是有点蹊跷？”

壮汉道：“是有些古怪，我们的马这么快，怎么总也赶不上他呢？我就不信这个邪。”说罢猛的一鞭，策马奋蹄，追上前去。

绸衣人也催马前行。

汉子嚷道：“喂，老头儿，让开了。”马匹去势很猛，逼近那道士时，他仿佛对身后的马蹄声和喝叱声充耳不闻，仍是不紧不慢地走着。

眼看就要踏上，绸衣人喊道：“赵虎，小心，别撞倒人。”

话音未落，那马前蹄立起，咻咻而嘶。

原来已被道士一把勒住了辔头，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路旁的闲人看着顿时喝彩，纷纷议论：“这道人好功夫！”

汉子打马催动，那鞭子也被道士另一只手抓住了。

神力，神力，绸衣客暗自惊叹，今日算碰到异人了，连忙滚身下马上前打拱道：“我这随从鲁莽，还望道长恕罪！”

“有这样骑马的吗？”那道人两眼炯炯，目光中充满了激愤。

“实在抱歉。今日有幸遇见高人，赵虎还不向道长谢罪。”公子连连作揖。

汉子赵虎在马上抱拳呵呵笑道：“老爷子，我今天有急事，冲撞了。您这身功力，在下佩服得紧哪！”

“年轻人，有急事也不能莽撞，不然要捅出漏子来的。你们走吧！”

道长似气犹未息，把枣色马一拍，那马儿仿佛挨了重重一鞭，撒开蹄子往前奔去。

赵虎此时奇异手中的鞭子何以短了，定睛一看，才发现被道长攥过的牛皮马鞭，竟齐腰截断了。

“志山，你看这半截马鞭，老家伙好硬的功夫。”

“这是给你一个警告，少闯祸。四川多豪杰，若不是今天急于赶路，很该结识一下这位道长。”

他们匆匆赶到成都府的东门，见门洞两边列着两排营兵，钢刀闪烁，戒备森严，门楼上挂着血淋淋的首级，不禁大惊；又见城墙上贴着大幅布告，忙上前观看。

发逆王凶石达开，聚众造反，谋逆称王，祸乱天下，十恶不赦，定于今日在北校场当众施以磔刑。百

姓观刑务须凜遵法令，如有惑乱人心行为不轨者，就地正法。此布。

两人对望了一眼，壮汉道：“二公子，我们先去哪里？”

那绸衣客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看了：“先找地方住下，然后去校场。”

他们神色严峻，纵马进了东门。

营兵见是一位阔少带着随从，没有上前盘查。

凡是临近北校场的茶馆，今天生意都出奇的好，家家客满，座无虚席。特别是楼上的雅座，可以遥望校场的动静，更是挤得水泄不通。

万兴茶楼上，有两个妇女分外引人注目。

一个大约二十多岁，长长的浓眉，精气十足的大眼。

另一个不过十五六岁，眉清目秀，还带有几分稚气。

她们穿着打扮不华丽也不寒酸，难得的是那份定力，在闹哄哄的茶馆里，旁若无人地端坐在临窗的一张桌旁。

花楼里平常少有堂客，这里通常是男人聚会的地点。

说合生意，买房地，调解纠纷，贿赂公门，都少不了到茶馆来接洽。

听书听曲，摆龙门阵，这里更是消遣的好地方。

但今天显然事出非常，不能同于往天，这是个特殊的日子。

在熙熙攘攘的茶楼里，好奇的人们在努嘴，叽叽喳喳议论那两个妇女，纷纷猜测她们的身份。

“没有奴婢随从，不像是大户人家的。”

“一点也不轻狂，决不是风尘女子。”

“你看那气度，也不像小家碧玉。”

一时猜度不出，有个泼皮二楞子，想上前打问，借此调笑两句，讨点便宜。反正两个弱女子，身边又没男人随伴，能帮爷怎的。嬉皮笑脸地刚刚迈脚，忽听茶客中有人言道：“只怕是武馆的！”

“对，不然能有这大胆子来看杀人？”

那泼皮心里一惊，顿时缩了脚步。

人们想想，觉得有理，恍然点头，也不以为怪了，谁也不敢招惹她们武行中人。

雅座上一位绸衫客人，手摇羽扇，大刺刺地对亲自出马斟茶的店东说：“我说得没错吧，今天一天的生意，顶得一个月，校场多杀几回人，你就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像今天这样的大案，百年不遇啊！”

“是，陈师爷，多亏您给信儿，我们赶紧做了准备，要不，连椅子也不够用了。”

“椅子不够，就卖站票嘛！”他哈哈一笑，“不信，站一站，你要他二百文钱，只怕还有人挤不上哩！”

店东躬身赔笑，陈师爷摸着下巴的几根稀疏胡须，得意道：“这劓刑又名凌迟，又叫磔刑，是极刑，要割一百多刀。今天劓的这个人可非同一般哪！”

有人识得，低声道：“这是臬台衙门掌文的陈师爷。”

臬台衙门！就是省里管刑法的按察使司，就是审这桩大案的。

那两个妇女互相对望了一眼，注意上了这位师爷。

一个身穿蓝衫，仿佛小商人打扮的中年人登上茶楼。

他叉着腰，一双三角眼凌厉地把昏昏眈眈都扫视了一遍，

气势咄咄逼人。

喧哗的茶楼顿时沉静下来。那两个女子早已背过脸去，观望窗外。

“这是臬台衙门的张捕头，他今天穿上便装了。”有人低语。

“是来巡查的吧！”

“谁知道，反正今天戒备非常，你看楼外街上都是岗哨。”

那张捕头见到陈师爷，忙笑脸过来见了礼：“您也来了。”又低声道，“我在寻找一个道士，这人武功非常，值得注意。”

“哦，这里没道士，外面情形怎样？”

“还好，没出大事，遵照制台大人口谕，各城门口都杀了不守法令的游民，杀几个就都老实听话了。”他的声音很大，让茶楼上的人都听到，仿佛在向所有的人发出警告。

“好哇，乱世用重典嘛，四川匪最多，每年杀的人也比别的省多，所以说全国各省的臬台中，数四川的臬台权最重。”师爷不无卖弄地夸耀。

“您歇着，我再上别处转转。”捕头告辞。

人们对于衙门的捕快多不怀好感，他的出现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快。捕头走后，楼上陷入片刻的沉默，似乎一时回不到那活泼的气氛中去。一个小伙子找了个话题打破沉寂：

“请问陈师爷，今天刷的这长毛头子石达开，是怎么回事？我们见识少，您在衙门，知道内情，给我们讲讲。”有茶客恭谨请教。

敢情看热闹的人，常常十有八九是不明真相内幕的，不过在贫乏单调的生活中，随着大流来寻求一点异样的刺激罢了。

楼上的喧哗逐渐平息下来，一个个都支起耳朵，想听这知情人说点官方消息。

“好、好。”师爷微笑点头。他先端起茶碗，用碗盖撇了撇茶叶，轻轻呷了一口，赞道：“好茶！”

店东道：“这是特为您泡的龙井。”

“嗯，有味道。”他咂咂了嘴，慢悠悠地说，“其实这石达开也不是三头六臂，他高高的个子，有点胡须，长毛和咱大清的发式不同，他们是不簪头的，所以才叫他们长毛嘛，官话称为发逆。石达开蓄了发，在头顶挽了一个髻，用黑缎带束起来。他穿着圆领大袖的绸衫。”

“哦！”人们似乎不大满足。

“这石达开双目有神，很有点威严。”

“你们想想，他二十岁就在广西贵县带领好几千人，到桂平金田跟洪秀全搭伙造反。二十一岁就被洪逆封为翼王，长毛诸王中数他年轻。”

“这十几年，和我们大清打了多少仗。这家伙能文能武，是长毛里的顶尖人物，听说当初曾大帅都很忌惮他，说他‘狡黠为诸逆之冠’。”

“今年他也才三十三岁哩！”

人们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

“长毛刚起的时候，气焰真叫嚣张，皇上派相爷赛中立挂帅，统领川、湘、滇、桂、粤好几绿营兵几万人，在广西围剿，都失败了。”

“抚台李大人在营中自杀身亡，都统乌兰泰负伤而死，至于总兵副将阵亡的更是不少，都是一二品的大员哪！”

“皇上大怒，赛大帅被捉拿回京，他损兵折将，剿寇不力，被刑部判了斩监候。真是震动天下啊！”

“只三年光景，这些山沟里的泥腿子就打出广西、湖南，占了武汉三镇，直捣金陵，在南京建了都，号称什么太平天

国，要颠覆我大清的江山。

“也真悬，他们一支北伐队伍，竟一度打到了天津附近，京都告急，北京城里都慌了，几万人搬家逃走……”

茶楼上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大气不出。那临窗端坐的二十多岁的女子，眼中熠熠生光，脑海中浮现十年前，天王进入南京的隆重盛大场景：

她记得很清楚，那天刚下过雨，碧天如洗，透着晶莹。白云朵朵，洁净如棉。江水滔滔，十里桅船，一望无际。

在水陆大军雷动般的欢呼“万岁”声中，天王从江边的龙舟登岸。

那是一艘金光灿灿的大楼船，船首雕着龙头，船舵装有龙尾，船上遍插飘动的黄色绸旂，悬挂着几十盏黄绦带穗的宫灯，两旁排列着几十尊炮位。

天王就是坐着这艘楼船，从武汉迎风破浪直下金陵。

从水西门开始，街道两边的店铺住户，家家门外摆着香烟袅袅的案桌，万民匍伏，恭迎天王入城。

一队队的圣兵侍卫，服色鲜亮，威武雄壮，骑马为先导，真个是铁蹄动地，旌旗蔽空。

各位王爷都坐黄轿，轿顶饰有仙鹤。

天王坐着十六人抬的黄色盘龙缎帔大轿，顶上是五鹤朝天，轿夫个个都是黄帽黄马褂。

天王的近侍女牌刀手们，也一个个绸帕盖发，锦衣窄袖，精神抖擞，跨马随行。

灯笼飞舞，吹鼓手，敲锣手，鼓乐喧天，声闻数里。

那真是一个终生难忘的重大节日，从广西的深山老林起义，踏过几千里，终于进驻了中国的大都市——南京。

她这个女营中的小女孩，心花怒放地庆祝胜利，畅想着太

平天国未来的锦绣前程。

.....

“嘿嘿！”那师爷发出一声刺耳的冷笑。

冲散了她的遐思，号声鼓声锣声顿然消失，龙轿龙舟龙灯倏地隐没，她从辉煌的胜利场景中悚然惊醒，不由一个冷颤，在中伏的炎热天气，竟觉得遍体冷飕飕的。

“嘿嘿，真是苍天保佑，皇上和两宫太后的鸿福，那长毛气数该尽。

“占据南京三年，他们就起了内讧，这叫作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为了争夺权势，自相残杀起来。死的人无数，听说秦淮河的水都染红了。

“这场厮杀中，长毛的王侯们差不多死光了，最后只剩下洪秀全、石达开这两个王，偏这两人还互相猜忌，石达开只得带兵出走。

“从此，长毛元气大伤，走下坡路罗！落到今天败亡的局面。”

陈师爷大概讲得口干舌燥，端起茶碗来，呼噜噜地喝茶。

人们也才松了一口气，楼中议论四起，有人感叹：“天意，天意啊！”

那女子红了眼圈，忙低下头去抚玩茶碗以掩饰。一手却握住身旁年轻姑娘的手，似要把内心的痛楚，移往那紧紧的一攥。

姑娘忍住那铁臂金钩的握力，用手轻轻抚按女子的手臂，传递自己无言的劝慰。

其时，在万兴茶楼的对面，四海大客栈的三层楼上，一支单筒望远镜，正通过窗口，瞄准了茶楼上的这个女子。

那持望远镜者是个北方的壮伟大汉，名叫鄂尔泰，穿一件黑拷纱背心 and 一条蓝色罗纱裤，他已目不转睛地瞄望多时了。

这观刑也分好多样，有些只不过等在囚车经过的路边观看，有些挤到刑场上去，也有候在茶楼上的，像鄂尔泰则干脆在大客栈开了房间，一边饮酒寻欢，一边观刑，尽享人生之乐事。

掌柜的头天听说鄂少爷要来，为了便于他瞭望，特地在三楼把边的一间屋里，连夜动工开了一扇面向刑场的窗户。今天又备了酒席，叫来了陪酒的青楼女子。客栈原是鄂尔泰家认了股的。

他先是手持望远镜观看刑场，清楚地看见那里已搭上了席棚，供监斩官起坐；校场也已竖起了行刑用的两个十字桩。场上现在只有维持秩序的营兵和黑压压的人群，他觉得很无趣，又到另一扇窗户，把望远镜对准了对面的茶楼。

顿时，窗前一个女子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鄂兄，是不是魂被勾走了？”一个身穿天青色绸长衫的青年男子在一旁觉得好笑。

“德瑞，甭笑话我，你也来鉴赏一下。”

“我韩德瑞家里上上下下也有几十名佳丽，见过的美色多了，不信茶楼里会有什么绝色女子。”

这个四川盐运使的儿子，家中妻妾成群，还有歌伎、戏班子，美色确实见得多了。

“你看了再评论好不好。”

韩德瑞拿过望远镜一看，竟也反复端详，放不下手来。

“啊！满经看，最难得的是眉宇间还有几分英姿，很脱俗，很大气，这是一般女子所没有的，难怪我们的将门之子看得眼也直了。”